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四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六

宋 秦觀 撰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
華戎賀中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
鼇立極追配於媯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

姦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魏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
馬鄧之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
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
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
屬生成所同朴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
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

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
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
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
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
翰十章獻鑒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
鴻休亘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
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
舟為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黿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
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
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
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
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
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恭賀
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
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
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
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忭臣謬通屬籍叨
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欣歡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歷占星氣應玄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
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
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
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
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
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
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

臨所逮欣抃攸同

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

載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

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

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暢茂九功

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

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

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青而

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
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
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
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賀中恭以皇

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

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

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謫上累
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
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
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
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斯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寬閒謫官居之真為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

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躬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事表

臣某言臣聞耄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悞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

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
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
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
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
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但以風霜
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披乞骸之懇日莫途
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

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饁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綰削爵請兄肅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

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寢廣
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
惟陛下神聖功德叅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
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
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
上千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
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
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

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需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吏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

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
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
未嘗終棄為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
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
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
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
請重於為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七

宋 秦觀 撰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獎諭者捕翦兇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愧懼

中謝

伏念臣稟材

綿薄受性顓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
邑每懷曠敗之虞俛再朞敢起覲覲之望憶昨凶年
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鵠張於道路殺傷吏
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為之騷動至煩廟論
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
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畧忽知囊橐之處近
在掌股之間竊以為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
張皇而烏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

巢而突擊渠魁格鬪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
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
致盜亦皆罷仰慙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
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
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鉉刀之割亦膺袞字
之褒臣敢不効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之軀命
期補報於恩私

代謝加勲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

靈誤逮媿懼交深

謝中

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

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

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丞更管轄

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

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王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

涓季秋而精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

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勲

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兢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涵尚記蠢愚嘗陪於國
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
畀甘泉緬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郡遽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二月為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
儀盛旦載逢彝章具舉

賀中

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

並神明命義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

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鷄人呼旦庭燎有
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
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
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
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名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
艷宮之朝揜高帝長樂之事藹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
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袞之升
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
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

中伏謝

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
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殿之嚴更容
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為歲月之淹莫見事
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
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

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
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管蒯之才豈惟一敵族
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
捐軀報國之誠為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
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為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
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

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慙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効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

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鎮鄒滿庫未忘一割之
鉞刀驂駟成羣不棄十駕之駕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
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
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
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
一時之妙選為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

臣縉紳未胄淮海孤生弓必為箕嘗奉父兄之教柎不
量鑒莫為姻黨之容自亦笑其濶迂人或憐其狂直分
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羣英而自助巍然
大老皆歸圖任之中最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
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
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
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慝者
得以白而改正號為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

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楫以濟
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
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
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脩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
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
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

重職叨祕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
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為御史
自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
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
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
治果代斷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
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
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

甚過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為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

富然後可以與紫微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
地素寒資才尤慙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
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怨尤身投韁鎖之
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
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

闕文

代謝歷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
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史之

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厯世之繆差上
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
龍躔於馬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
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
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淮海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六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八

宋 秦觀 撰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耻乎末仕園冠方屢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

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慙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為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歆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鉄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

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效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才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忤蹈竊以媯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

遽踐齋臺之峻獻可替否而無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
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
端入至集異黨寔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
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
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
重如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
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
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忭竊以大
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
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
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郎中先生
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旨犯
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
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
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
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久操箕箒獲侍門牆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覲見曰消頗動雪雲之態屢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
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弋筋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
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勾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枵方乖鑿人指為狂鉤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簣中之耻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脩換給事誤賜采
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與仍為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玉笋金罍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彈
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
名於進士俄克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隲褒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邨棕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
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為國士
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鉉刀或冀
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忭恭以知
府學士妙知德輿精契道真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
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
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
陋量之不為應聘而興指臯夔而自許既參璧水之
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
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
於舒卷願奉三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郎音播騰士論

聳歎矧汝南之興壤為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
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於昔誦高辭
極太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
征軺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
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
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

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允迪
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
則表揚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
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
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
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
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
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為四
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羣龍慈
明為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閒散而聞望愈隆涉憂
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
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
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
躔異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
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
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
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
慶矧同升之俊又皆妙選於縉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
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
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既降知松栢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捷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為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庶陞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七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九

宋 秦觀 撰

啓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
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伯仲
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

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
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
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
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
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
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

惟欲斲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
俄鑿枘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
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
行見大儒之效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
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
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

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竚前
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輿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
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為難在選
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
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
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

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
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卽音初播屬部
增欣暫駕輕輶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
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
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竒節見於已試犯顏
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

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
直上粵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
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
宰相某叨分符節

云云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
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
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建承顧命並

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
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袞反黃閤
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祗慶
於門闡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
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
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

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
享天心伊尹得君眈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
後為姦邪失七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夙叨記
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
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王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

在庇庥所同欣忭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
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栢之後
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
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郎音播
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
獄訟稀少屈英游而臥治僖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
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
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
胄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中之以聞
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
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
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矧冊府校讐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要熊掌兼魚飧之美自古為難羔裘如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
實繇公議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黿禁掖垣行復風
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卻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
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駭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為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
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藹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
數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
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表揚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戢穀
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真更愧操刀而製
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
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
為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
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治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

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水鑑無私於微
眇惟茲右輔寔號輿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
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為膚使符檄未加於
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幹邦財頗鬱縉紳之論進謀
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
韻踈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臣之後藹居庸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
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
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
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
猷闕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臂折
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為美瑞雖遭迴之可歎逮

遭際以尤榮如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
寬早歲嘗為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章之客矧惟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
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脩
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數陳固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官榮動一
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賸馬周性理

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
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忭

淮海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八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

宋 秦觀 撰

簡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
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
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

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
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
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
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
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
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
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
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

登州為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
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
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
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
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閤下試羸數月之
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
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
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

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

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
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
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
冬未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宜某頓首再
拜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
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

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
無迫無足觀覽比之遼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
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
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
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
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

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
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
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
物亦可以消所敗辱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
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慙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
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

以重違尊命率然為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
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
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
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
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
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以來尤復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
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孀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
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
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
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
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
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
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成都大慈寶藏記

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壘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倘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
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
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
到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
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
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
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有一日不數十次及
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

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

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
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
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
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
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
臥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同舟但增引悵
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前世詞臣墨

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
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
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
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
異時淶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
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
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
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慙勤雖父兄
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
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
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
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問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
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
繞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

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

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
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
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
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
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

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
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又得真
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
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
南如晉陵為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
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
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
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
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
不宜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
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悵耳比
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
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

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為國自頤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為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

外以此良悵悵耳比因冬後輒為古詩一首寄獻下執
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
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
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
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
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明皆出仕官所與游者

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
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
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
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
仰服魯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
人多矣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
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
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

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悵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暮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
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
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
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
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
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
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
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
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
已為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
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
來此偕往瑯邪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起太和令來相訪為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
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
數篇嘗一嚙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模勒僕自病起每把筆
如讐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
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
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

人甚賢有丈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
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
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
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
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
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
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
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

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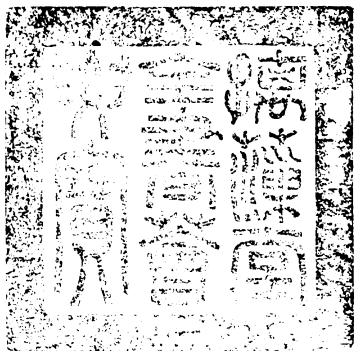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六第三頁前四行以太任而事太姜
刊本任訛姪據詩經改

第七頁後三行左饘右粥刊本饘訛食今改

卷二十八第三頁前一行獻可替否而無矯激之
過刊本無訛思今改

第六頁後四行終念波臣刊本波訛播據宋文鑑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蔣維暨

謄錄舉人臣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一至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九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一

宋 秦觀 撰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
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宦時方尚德進爵既崇
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
以來雨露不止漫溝圳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
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
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
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克委旋帥二邊羌人唯唯毫許江都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履
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箏弦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罇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恠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形有
兩樂而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甬衡
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耶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
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罇鍾古樂
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

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
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
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姬
姜夕為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躋清餓和黜
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罇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藥三十六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擬之瓌偉而偶沉於幽陋
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簾之一辭遽月弦
之幾設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恍其復覲謂庭貢之是充
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秦壘漢劍趙璧隨珠健為之磬汾陰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孤厯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
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
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鏹為鉅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

鼎為鼉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
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
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
百鍊之鑒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
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
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邦溝處士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

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洹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蟻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
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
浮澥酌以注噉未足為快徂酉盡戍渙然霑汗然後乃
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
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縻綆
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
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跣弛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
木槩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
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
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
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
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
瞽者勿知嘗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

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冠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
覩青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
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
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
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
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藏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
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

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
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
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
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
朝列備員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

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
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
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
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
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
修薄奠以伸悃愾心切詞迫瀆洩至靈俯企惶懼唯諸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
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獻之禮敢後羣祠是率僚屬爰
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為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
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
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

安貌像敢涓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
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地豕遺種化為平民公於
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尤
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

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脩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
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
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論定天
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羣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

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
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獻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為
沴雪積表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
雪荐作寒氣總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為舒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
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五十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二

宋 秦觀 撰

文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寢
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田行焦念土之毛
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寮禱雨于神惠此東臯日

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祲且交油然作雲遂不
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為美苗罷遣兒
曹無復呌號巫覡反室歲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
樽有旨酒豆有嘉殽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羣盜竊發剽
劫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
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答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日德音

云云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

奉綸言徧修羣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
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
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為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
以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

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
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
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敬致薄辭以奠
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
厥有不績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窀穸漠然聲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遲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泣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北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具盡傷悲來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
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為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為盡
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
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
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
禳敢伸悃悞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

更屯竒奔走道途常數千里淹留場屋幾二十年既利
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獭之
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
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
歲祇就海陵之宮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真昭答
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
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絕謫傷之橫至臣無任 云云

代蔡州進興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卻老以延年方
茲誕聖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
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
算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
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
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

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
鐙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算後天日聞萬歲
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
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真境儼朱
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探寶王之妙教長
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

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稍致愚誠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
新皇圖鞏固警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文軌攸同歲効
封人之祝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
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
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算增隆日
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
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
閱貝葉之真文梵音清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蓋庶
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清躬益固導
迎戢穀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率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
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既證無生之忍妙高

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棒頭取證尤為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鈴鎚實作
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
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大室非摩詰以難居寶
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繡經之地實澄觀
肄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鑒涵日月於昏
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繡錯仍丹雘之
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為勢方疏圓井因木成姿即之而
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
鯨鍾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

箭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
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
有聖緣往開大總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即幻見真方契欽光之
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
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為定力運乾慧為悲光習以自
欺久則難變既安邪解沈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

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真際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
之途得妙湛總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
覺他功未周於毫剎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
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
古佛廟實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烟之際
塔閤連環之玉骨殿歲似錦之貝文然而飛鳥銜花空

存勝境真珠撒帳未遇明師逮軍旅之薦興獲法筵之
初啟芳公長老少通教相晚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
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既久竚海滋深願辭
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為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三

宋 秦觀 撰

誌銘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廩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為春官所却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

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與衍有
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為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
朝廷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
踰知命衰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為萬戶侯如以契
券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
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
萬卹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蓋三十年其得
名宦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傾之易邪然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起名動海內其視碌碌
無聞而死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
孝於二弟友愛為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
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
為從仕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
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
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尚幼
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

之原先府君之兆初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
夫人祔葬始鑱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
器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閭闔玉堂行矣
翱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為嗟吁如霆忽
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
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壩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
文是歲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跡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為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資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為兒時父母嘗許為僧名隸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毀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和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

有悟以為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黃龍惠南禪師示以佛
手驢脚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
黃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黃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
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
靡然心服願為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
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最後廣陵
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也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
居之乾明建隆皆為檀越士大夫所彊邀去不獲非其

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人法
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
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施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
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
雲門苗裔分據大利相望於淮浙之上臨濟之後自江
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
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
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

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一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為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為役之久

緣契最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為
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
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
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
復何參小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岡
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

濤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
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宮相
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為縉紳所推諸子若
孫行學聞於時者相屬闔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
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
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
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
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為文君嫌於求

舊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入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曹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為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為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苟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

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此二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衛州共城縣令丁承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真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至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更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為證君

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偽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誣服吏大驚君之為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為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為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間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江陰縣屠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

同學在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
張仲久余之婿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
氏其支覃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
德知不慚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
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鑱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真州揚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
子左清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清河張

氏為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
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清臣良臣堯
臣舜臣禹臣堯臣舉進士以學行閭舜臣應天府軍巡
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士王構次適進
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
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
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
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

壽昌縣君銘曰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
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
不汝瑕疵豈伊龜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
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
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鏡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
九歸同郡陸氏為承議郎知高郵縣事佖之夫人踰八

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
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
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
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
慙恭儉如出寒素之家卽事舅姑旁接內外之宗姻下
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
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
封邑而葬時迫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予與予故人也

願為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為囑至于八九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歿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於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為之銘曰惟夫人曹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和中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
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覲有高才
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為兒侍左右聞而心慕
之願即見益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
試於有司皆為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
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寺
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
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

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為泰州如臯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為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臯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婿趙世昌為內殿宗班蔡實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

利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間且穆來嬪王宗
祗厥職內嚴外順宗姻懌既壽又康時酒食慶故相詭
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歲從其夫古原宅詞詒後來
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觀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卻掃以詩書自
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
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

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
咀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
欣忘食植芳樹美兮亦既蕃執耒搏虎兮更衆難自覈
不迷兮邈考槃寔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
喧連成亟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天竅竅一作竅竅
磨牙兮交術阡兮應其求兮銜深冤掩關自娛兮旃憂
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為穎窟作刃研水寶用

琢斯銘

銘穎師研

穎師十二歲以書為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
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
於此處轉大法輪

淮海集卷三十三